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東漢」劉珍 等撰

東觀漢記校注

上

中華書局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東觀漢記校注

上

〔東漢〕劉珍等撰
吳樹平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觀漢記校注/(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 - 北京:中華書局,2008.11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ISBN 978-7-101-06294-6

I. 東… II. ①劉…②吳… III. 中國-古代史-東漢時代 IV. K23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31779 號

責任編輯:李 靜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東觀漢記校注

(全二冊)

[東漢]劉 珍等 撰

吳樹平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1%印張·4 插頁·60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86.00 元

ISBN 978-7-101-06294-6

東觀漢記校注序

東觀漢記是以紀傳體撰寫的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鴻篇巨著。隋書經籍志著錄爲一百四十三卷，記事起於光武帝，終於靈帝。

東漢初建，天下洶洶，光武帝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恢復經濟，發展生產，鞏固政權。在文化方面，力倡識緯，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至於史學，則未遑顧及。明帝繼位，政治和經濟狀況比光武帝時期有了明顯的好轉，對文化事業也熱心起來，史學與經學一樣，都受到特別的青睞。當時，班固私撰漢書，明帝看過後很欣賞他的才能，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後又升遷爲郎，典校秘書。明帝命令班固繼續撰寫漢書。此外，他又讓班固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同撰成世祖本紀，又編次光武帝功臣和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一)與班固合力修史者，除陳宗、尹敏、孟異三人外，還有杜撫、馬嚴、劉復、賈逵四人。(二)他們撰寫的世祖本紀和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是東觀漢記的創始之作。

安帝永寧年間，鄧太后又下詔命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尤、劉駒駭、劉毅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三〕}據史通古今正史篇，劉珍等人所撰不限於「名臣列士」，還包括紀、表，時間起自建武，迄於永初。至此，東觀漢記始具備了國史的規模。

劉珍修史是有計劃的，但他還沒有完全實現自己的計劃就去世了。李尤也相繼故去。這時，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奉命繼承了劉珍的事業，撰寫了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和南單于、西羌傳，以及地理志。

桓帝在位時期，東觀漢記的內容又有擴充，元嘉元年，桓帝命令太中大夫邊韶、大將軍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作孝穆皇傳、孝崇皇傳和順烈皇后傳，^{〔四〕}又增安思等后人外戚傳，崔篆諸人人儒林傳。崔寔、曹壽又與議郎延篤作百官表和順帝功臣孫程傳、郭鎮傳，又作鄭衆、蔡倫等傳。^{〔五〕}這次續補工作，主要是增加人物傳記，而百官表則是崔寔、曹壽新創立的。

東觀漢記的最後一次續修是在靈帝、獻帝時期。史通古今正史篇敘述這次修史情況時說：「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

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以下闕續。」蔡邕等人續修東觀漢記，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史通語焉不詳。據後漢書蔡邕傳可以知道，蔡邕等人撰補了靈帝紀和列傳四十二篇，又撰補了十志。

關於十志，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下劉昭注引蔡邕徙朔方戍邊時所奏上十志之章言之頗詳，也是有關十志最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從這篇奏章看來，蔡邕早年就萌發了作志的念頭。他的老師、故太傅胡廣把自己所掌握的「舊事」都傳給了蔡邕，這些「舊事」雖然不十分詳細，但有頭有尾，使諸志粗具規模。後來蔡邕又在胡廣所傳「舊事」基礎上進行了積累和研究。此爲蔡邕撰寫十志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蔡邕已經有了十志的初稿。及至蔡邕進入東觀，便建議撰寫十志，當獲准後，即與張華等人分工協作，難寫的志由蔡邕負責。蔡邕在東觀修志，首先着手的是律曆志、天文志，修律曆志時，蔡邕讓郎中劉洪同他合作。二志正在撰寫過程中，蔡邕便獲罪髡鉗徙處朔方。此爲蔡邕撰寫十志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蔡邕是想與他人協力，最後勒定十志。遺憾的是，他的想法未能如願以償。

在劉昭律曆志注所載蔡邕奏上十志之章中說到，對於十志，「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

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並「分別首目，並書章左」。但十志之目，劉昭注一律未錄。而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注在節錄蔡邕奏上十志之章後云：「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此所云「意」即「志」，名殊而實同。序列六篇志的這段文字，並非出自蔡邕奏上十志之章，而是李賢之語。李賢根據自己所見到的東觀漢記中的六篇志，列目於蔡邕奏上十志章的後面，由此使人們了解到十志中的六志之目。蔡邕等人所撰寫的志除上述六篇外，據史通古今正史篇可以知道還有朝會志。這樣，十志之目，已得其七。漢書有十志，目爲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蔡邕等人的十志，有車服、朝會二志爲漢書所無。據蔡邕所說「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二語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蔡邕等人另外三志之目，應當在與漢書十志不同的志目中去尋求。

關於東觀漢記這一書名，有一個形成過程。班固等人撰寫東漢史時，圖籍盛於蘭臺，國家校正舊籍，治理文書，撰著史作，都集中在蘭臺，班固等人修史亦在其中。班固等人雖然在蘭臺完成了世祖本紀和列傳，載記二十八篇，但並沒有彙爲一編，也未聞有包容諸篇的書名。從章帝、和帝開始，國家收藏圖書的中心由蘭臺徙至南宮，東觀，於是，東觀便

成了文化學術活動的主要場所。東觀漢記的撰修地點從劉珍始便移到了東觀。此後一直到蔡邕續修東觀漢記，都沒有離開東觀。

劉珍修史雖然轉移到了東觀，但還沒有以「東觀」名書，當時的書名是漢記。後漢書李尤傳云：「尤」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又三國志吳書韋曜傳載華覈疏云：「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隋書經籍志正史類小序亦云：「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六)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東漢時代，一般人也習用漢記一稱。東漢末年人應劭撰風俗通義，在祀典篇中引東觀漢記陰子方祀竈事，書名即稱漢記。

漢記之前冠以「東觀」二字，究竟始於何時，文獻沒有確切的記載。就筆者閱讀所及，三國兩晉時期，尚未見東觀漢記一稱。南朝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在史傳篇中已把東觀漢記省稱東觀。劉孝標作世說新語注，於言語篇引東觀漢記馬援事作注，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曾十三次引徵東觀漢記，^(七)一次引徵東觀記。^(八)劉勰卒於梁武帝時期，即公元五〇三年至五四九年，劉孝標卒於梁武帝普通二年，即公元五二一年，酈道元卒於北魏孝

明帝孝昌三年，即公元五二七年，三人生活在同一時代。由此看來，東觀漢記一稱至遲在六世紀初已經被普遍使用了。它最早出現的年代，應當在六世紀以前。

東觀漢記最後的撰修下限是在獻帝建安元年遷都許地以後，當時楊彪對東觀漢記進行了最後一次續補。就在楊彪最後續補東觀漢記之前，蔡邕所撰寫的東觀漢記篇章已經散佚不全。楊彪修史許都，也沒有把散逸的篇章如數補齊。東漢末年最終形成的東觀漢記，在魏晉南北朝時未聞有亡失，隋書經籍志著錄的一百四十三卷，應當是楊彪最後一次修史時形成的總卷數。舊唐書經籍志把東觀漢記著錄為一百二十七卷。據舊唐書經籍志序，此志抄自毋煥古今書錄。毋煥之作成於唐玄宗開元九年以後，所錄書皆為集賢書院官本。由此看來，東觀漢記流傳到唐開元間，官方藏本已經散佚了十六卷。及至兩宋，東觀漢記散佚愈多。通考經籍考雜史類引羅鄂州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汲黯之文，源曰：『汲黯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讎校，刪著為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為完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羅願，字端良，羅汝楫之子，曾知鄂州，主要活動於南宋初年。從通考所引羅願的話看來，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任汲黯所藏東觀漢記僅存四十三卷，所亡超過了原書的三分

之二，而此本又於丙子歲，即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亡去。後來獲一蜀本，經過校勘，釐訂爲八篇，東觀漢記散佚殆盡。自元以後，則無一完篇傳世了。

東觀漢記流傳初期，頗爲世人所看重。人們把它與史記、漢書合稱「三史」。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記載，孫權說他自「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他勸呂蒙和蔣欽「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於此可見，三國時上層統治者是非常重視東觀漢記的。晚出的諸家專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作，如三國吳謝承和晉薛瑩、華嶠、謝沈、袁山松，以及南朝宋范曄、梁蕭子顯的七家後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記，無不取材於東觀漢記。所以文心雕龍史傳篇有「後漢紀傳，發源東觀」之語。在諸家東漢史作中，范曄的後漢書集諸家之大成，是較爲優秀的一部史作。加之屢有人注音釋義，遂大行於世，凡習東漢史者，皆諷誦范書，東觀漢記由是浸微。但在唐宋時，東觀漢記仍流傳不絕，注書者用徵出典，類事者漁獵故事。因此，在今天傳世的古注、類書中，保留了爲數不少的東觀漢記片段。

東觀漢記全帙亡佚後，長期無人輯集。直至清康熙時，錢塘姚之駟成後漢書補逸，輯集了已經散失的八種有關東漢的史作，其中第一種即爲東觀漢記八卷。姚之駟搜集東觀

漢記遺文，只查閱了范曄後漢書李賢注、司馬彪續漢書劉昭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五種書籍。所以，他網羅的遺文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是他查閱的五種書籍，也往往掇拾不盡，掛漏殊多。在所獲文字的編排上，也顯得雜亂失次。東觀漢記有紀、表、志、傳、載記，從史通中即可尋知。姚之駟全然不加考證，對所輯遺文僅按帝王、后妃、諸王、一般人物爲次，第八卷的大多數條目又隨意標題，盡失原書體例。對一人事迹，姚之駟采取隨得隨錄，不序其先後的方法。這樣，閱讀起來，事序顛倒，使人們深感不便。而每一條遺文之後，一概不標明出處，使人們無從知道遺文輯自何書。儘管姚之駟輯本東觀漢記存在這些缺點，但它畢竟是第一次把散佚了的東觀漢記輯錄成書，開創之功，實不可泯。

乾隆時設四庫全書館，纂修四庫全書，館臣對東觀漢記重加輯錄，出現了一種新的輯本。這一輯本是在姚之駟輯本的基礎上，參之以永樂大典所載，又翻檢了唐宋以前的一些類書和古注之後形成的。四庫全書館館臣據以輯集東觀漢記的典籍，如太平御覽、永樂大典等，都是姚之駟所沒有利用的。由於四庫全書館館臣擴大了輯佚用書的範圍，所以他們輯成的東觀漢記比姚之駟輯本增加了幾近十分之六的內容。全書釐訂爲二十四卷，其中包括帝紀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傳十七卷，載記一卷，單文碎句，無篇可歸

者，編爲佚文一卷。可以說，四庫全書本東觀漢記無論在內容的完備性、還是編次的科學性方面，都超越了姚之駟輯本。

但是，四庫全書館輯集的東觀漢記，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由於館臣對某些比較重要的古籍未能查檢，或查檢過的古籍所采用的底本不善，或利用一書檢索時出現遺漏，因而使他們的輯本在內容的完備性方面，依然有不少工作可做。二是館臣對帝紀、列傳、載記部分有關某一人的遺文，不是根據事件發生的先後，逐條排比，而是把全部遺文連綴成一篇。在連綴過程中，於所獲遺文，或增或刪，有失原貌。三是館臣蹈姚之駟輯本之弊，在每條文字之後，一律不注出處，使讀者在徵引時，欲加校核而無從入手。四是由於館臣疏忽，失於考訂，在編次上出現了一些混亂。

基於上述情況，筆者早就萌發了重新輯集東觀漢記遺文的念頭。但由於考慮到此項工作頗費時力，所以一直沒有着手。一九八二年，我把多年的想法告訴了中華書局的趙明先生，並提出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趙明先生當即毅然接受了我的要求。我們商定，由我確定需要翻檢的古籍，趙明負責查索和抄錄。經過兩年的工作，趙明把本書搜集到的遺文大部分都抄了出來，從而爲筆者的下一步工作，即編排、校勘、注釋，奠定了基礎。後來

因爲趙明有學習任務在身，未了的采集遺文的工作，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唐中瑜先生和筆者分擔。在筆者輯佚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樂貴明先生，積多年心血，編纂了永樂大典引書索引，中華書局的冀勤、馬蓉、王秀梅三位先生在整理事類賦的同時，編纂了事類賦引書索引，他們熱情地提供了永樂大典和事類賦中保存的東觀漢記各段文字的具體出處，爲筆者省掉了不少翻檢之勞。本書初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承中華書局的衛水山先生題簽，張鳳寶先生設計封面。在這裏，謹向給予筆者支持的諸位先生，致以深切的謝意。

就筆者的主觀願望而言，是想把東觀漢記輯集得比較完備，在編次上儘量接近它的本來面貌，並通過校勘和注釋，爲讀者提供一個優於姚之駟本和四庫全書本的新輯本。但是，這一願望能否實現，還有待於讀者去進行檢驗。即使本書較姚之駟本和四庫全書本略有長處，也不意味着這是一部完善的新輯本。可以肯定，還有一些東觀漢記的遺文沒有被鈎稽出來，對所得遺文的編排、校勘、注釋方面，失誤之處，實所難免。筆者期待着讀者的指教，以便將來把本書修改得略好一些。

本書輯佚、校勘、注釋所遵循的原則，敘例中皆一一交待，這裏不再復述。

此次再版，重加修正，釐訂訛誤，以饗讀者。

吳樹平 二〇〇八年五月

注

〔一〕此所述根據范曄後漢書班固傳、史通古今正史篇。

〔二〕見范曄後漢書馬嚴傳、北海靖王興傳、史通覈才篇、太平御覽卷一八四所引東觀漢記。

〔三〕見范曄後漢書劉珍傳、李尤傳、北海靖王興傳。

〔四〕孝穆皇即河間孝王劉開，孝崇皇即蠡吾侯劉翼。劉開爲桓帝之祖，劉翼爲桓帝之父。桓帝即位，追尊劉開爲孝穆皇，追遵劉翼爲孝崇皇。事見范曄後漢書桓帝紀。

〔五〕此所述本史通古今正史篇。

〔六〕「劉陶」，係「劉駒駘」之訛。

〔七〕水經注卷七、卷八、卷一七、卷二二、卷二八、卷三〇、卷三九各一引，卷二〇、卷一六、卷二一各兩引。

〔八〕水經注卷三引。

敘例

一 東觀漢記經東漢幾代史學家相繼撰修成書，以紀傳體的形式記述了東漢一代史事，隋書經籍志著錄爲一百四十三卷。漢獻帝時，天下擾亂，此書即開始散佚。後來由於各種原因，闕失漸多，至元已蕩然無存。幸賴類書、古注、史書中多所引徵，保留了一些斷簡殘篇。清姚之駟撰後漢書補逸，搜集遺文，析爲八卷。所采書限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范曄後漢書李賢注、司馬彪續漢書八志劉昭注，輯集時又多有脫漏。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館臣在姚之駟輯本基礎上，據永樂大典各韻所載，參考他書，又補輯了很多文字，篇幅擴大了幾近十分之六，全書釐爲二十四卷。這是前人輯本中最好的一個本子。但這一輯本也往往掇拾不盡，仍有不少文字未能鉤稽出來。筆者這次對東觀漢記重新進行了輯佚工作，凡姚之駟和四庫全書館館臣採用過的各種書籍，又都全部作了查檢；姚之駟和四庫全書館館臣未使用過的書籍，如風俗通義、世說新語、隋書、史略、證類本草、太平寰宇記、事類賦、事物紀原、書敘指南、海錄

碎事、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記纂淵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玉海、翰苑新書、急就篇補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等，也都進行了檢索，盡力使本書的輯佚工作稍加完善。但限於學識，又苦於時力，不可能把隱藏在各種書籍中的零碎文字全部發掘出來。本書的輯佚工作，仍有待未來的努力。

二 東觀漢記雖已散佚，但全書體例，從史通、范曄後漢書李賢注、司馬彪續漢書八志劉昭注、北堂書鈔等書所載，仍可考知依次有紀、表、志、傳、載記幾個部分。本書編排，即以此爲序。

三 本書分爲二十二卷，其中紀三卷、表一卷、志一卷、傳十五卷、載記一卷、散句一卷。每卷的劃分，既考慮了本卷的內容，也兼顧了各卷篇幅的長短。

四 本書所輯錄的紀、傳中人物，一般按年代的先後進行排列。傳中有的人物雖然時代隔越，然而同出一族，或事相連及，或行迹相類，遇到這種情況，便打破時代界限，把他們前後連屬在一起。排列時，較多地參考了范曄後漢書。傳中少數人物，如蔣疊以下諸人，時代不明，一律彙綴在傳的最後一篇。志的排列主要依據范曄後漢書蔡邕傳李賢注所述東觀漢記諸志的次序，並參考了司馬彪的續漢書八志。

五 因東觀漢記全部散佚，書中哪些人物有傳，哪些人物只是在他人傳中敘及，已不能考知。本書於傳的部分只好按人成篇，每篇人物，不見得原來都有專傳。

六 紀、傳、載記中各篇所輯錄的每一條文字，依事件發生的先後，逐條進行排列。排列時，參考了范曄的後漢書。個別條目文字簡略，無法確定所記事件發生時間的，則一

律附置於本篇末。在紀、傳、載記各篇輯錄的每條文字的編排方法上，光武帝、明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諸紀與其他各篇有所不同。這幾個帝王，都有一條文字記述了他一生的行迹。爲了使輯錄到的各條文字保持一定的連貫性，筆者在編排時，以記述一生行迹的那條文字作爲全篇的主幹，其他各條文字則依次增補進去。增補情況，在校注中加以說明。

七 一條文字往往有幾處引徵，詳略不一，文字正誤情況也不盡同，凡遇這種情況時，則取其詳者。如果詳略相同，則取其文字無錯訛或錯訛較少者。如果幾處引徵的文字都有一些不足之處，筆者則把幾條文字彙爲一條，這種輯錄方法在全書中並不多見。

八 各篇正文采用的每條文字，文末皆注明出處。未被采用的各條文字，一律作爲校勘的資助，在校注中作出說明。